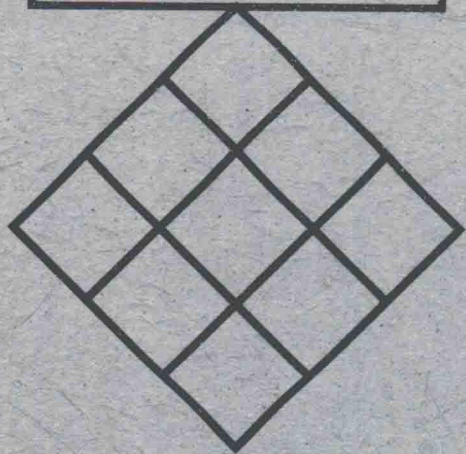


墙

林青华——译

安部公房

THE WALL



出版社

Kobo Abe

墙

安部公房

Kobo Abe

林青华——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墙/[日]安部公房著;林青华译. —上海:

上海译文出版社, 2017. 2

(安部公房作品系列)

ISBN 978-7-5327-7331-2

I. ①墙… II. ①安… ②林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
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6294号

KABE

Copyright © 1951 by Kobo Abe

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

The Estate of Kobo Abe

through Japan UNI Agency, Inc., Tokyo

图字: 09-2011-097号

墙	[日] 安部公房 著	出版统筹 赵武平
壁	林青华 译	责任编辑 刘玮 马惠
		装帧设计 储平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o

上海信老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6.25 插页 2 字数 88,000

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7-7331-2/I·4467

定价: 32.00元

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。T: 021-39907745

目录

第一部	S·卡尔玛先生的罪行·····	1
第二部	巴别塔的狸·····	99
一	我空想，订立计划。·····	100
二	出现了奇特的动物，我的 影子逃遁。·····	102
三	回公寓前发生的事情。 变成透明人冲过街巷。 警队出动。·····	105
四	关于影子的考察。操作 车床的天使们。·····	110
五	理想。·····	117
六	笑的如意狸。飞翔的 灵柩。·····	118

七	进入巴比塔，须靠超现实主义方法。·····	131
八	入塔仪式。布勒东先生的大演说。·····	137
九	眼球银行。·····	145
十	下界瞭望室。时间雕刻器。美术馆。·····	153
十一	用石头掷如意狸。·····	159
第三部	红茧·····	161
	红茧·····	162
	洪水·····	166
	魔法粉笔·····	172
	事业·····	187

第一部

S·卡尔玛先生的罪行

睁开 眼睛。

早上睁开眼睛乃平常事，不稀奇。但是，怎么怪怪的呢？这有点不对劲。

我这样想着，觉得完全搞不清哪儿不对劲，的确是怪，莫名其妙……洗过脸、刷了牙，更觉奇怪。

尝试着（为何想试，也不甚明了）打了个大哈欠。这一来，那种奇怪的感觉突然集中在胸口一带，我感觉胸腔里空荡荡的。心想这是空腹之故吧，便去了食堂（即便不是因这感觉也会去的吧），吃了两碗汤和一斤半面包。之所以特地写明数量，当然是为了显示这并非我的通常食量。

然而，这么做期间，那种怪异感加深，胸腔里更空了，所以我不再吃下去。肚子早就饱了。

我站在柜台前，接过店里姑娘递上的赊账的账簿。我正要签名，突然有些迟疑。感觉这种迟疑的确与那怪异感有关联，我眼

望窗外的无限大，想将自己投影于其上。

突然，我察觉自己手拿着笔却不能签名，正在为难。我怎么也想不起自己姓甚名谁。这正是迟疑不决的理由。但是，我没太惊讶。我知道，正经学术书（并非中伤该学者的书）上明明白白记载着，正热衷于研究的学者，也总是忘掉自己的名字。所以，我大大方方掏出了名片夹。然而，不巧的是，里面一张名片也没有。我反复看身份证。奇怪的是，就姓名那一部分没有了。我慌忙掏出老爸寄来的信——夹在笔记本里的。只有收信人的部分没有了。我翻起上衣里子的刺绣看。绣的东西也消失了。我不安起来，将裤子、上衣的边边角角掏遍，所有纸片过目一次，希望找到启发自己回想起姓名的东西。但这些东西要不根本没写我的名字，要不就是有我名字的部分没有了。

我焦急起来，试探地问柜台的姑娘我的名字。挺面熟，她不会不知道的。可是，姑娘只是为难地笑，没想起来。无奈我只好付了现金。

一回到房间，我就把抽屉翻了个底朝天。刚刚印的名片盒空了。书的藏书印全部消失。晴雨伞的名字牌、帽的里侧、手帕的边角，总而言之，所有记有我名字的地方，那一部分都消失了。

我的脸映照在门玻璃上。一脸非同一般的惊讶表情，我觉得要想一想。但是，除了明白这怪现象应该与胸腔空荡荡的感觉有关系之外，什么也不清楚，所以也不去想了。我告诉自己：“这种事情总要时间来解决。而且，明白了的话，肯定没啥大不了，

所以，这事肯定也没啥了不起。”

纸浆厂的信号笛响了，告知时间是七点半。是上班时间的了，得出门，我这才发现包没了。包里装着几份重要的文件，而且这个牛皮包是三个月分期付款买的，所以，焦急之下，我把本无处可找的房间，角角落落翻了个遍，最终只能得出此乃小偷所为的结论。我打算立刻报警，走出了房间。但又放弃了。因为我记起来自己失去了名字。没名字报不了案吧？我想：“这么说，可能名字也被那小偷拿去了。”如果是这样，那小偷确实厉害。我很佩服，又很生气，然后茫茫然就那么向着事务所走去。

交通高峰期的大街，看起来极狂暴未知。自己没有名字这件事突然让我非常不安。没名字走在街上，这体验绝对是头一次，一想到这个，就很难为情，太丢脸了。感觉胸中的空虚感扩大了点儿。

抵达事务所似乎比平时稍晚。

在事务所，我首先要做的，是看前台的姓名牌。第三排左边第二个，是我的姓名牌。

S·卡尔玛

S·卡尔玛……我嘴里反复念叨。这似乎不是我的名字，可也像是我的名字。不过，即便反复念，也没带来想起了遗忘之事该有的安心感或感动。渐渐地，甚至不由得觉得，是我搞错了吧？

这真是我的名字吗？但是，那肯定是我的名字，所以，若是坚信如此，就又开始怀疑我之为我，是否也是一个误解。我晃晃脑袋，想甩掉干扰思考的东西，但还是不能如愿。非但如此，每次晃脑袋，似乎胸中的空虚感就会扩大，所以，我决定不再往下想了。

我按平时习惯，要将姓名牌翻到正面，但令人吃惊的是，它已经正面朝外了。这种错误极有可能出现，而且不必去碰那个感觉不是自己的姓名牌的放心感已经涌上心头，我兴冲冲地上楼去自己桌子所在的二层三号室。

三号室的门开着。我的桌子在门口即可看见的地方。我的心走得比身体快十米左右，所以已经在椅子就座，松了一口气。但我的身体则刚好在门口处突然为原因不明的奇怪感觉所袭，站住了。

令人吃惊的是，我的椅子上端端正正坐着另一个我。

不可能看得到心。我想，这是幻觉。但是，心也慌忙撤了回来，当明白那并非幻觉时，我感到毛骨悚然般的羞耻，不禁使劲把身体缩到门和隔扇屏风背后。因为我不由得觉得，被人看见是不可挽回的事情。

很凑巧，从藏身处看，另一个我的情形尽收眼底——他正向打字员 Y 子口述水泥砖耐火建筑的报告。那个包就放在桌子旁边。他左手在文件上描画，右手轻抚 Y 子的膝头。看见这些的瞬间，内心深处的羞耻一瞬间爆发，我感到两眼通红湿润。

确实是我。但是，跟看到姓名牌时一样，承认那是我，就相

当于承认我不是我。

耳畔突然响起一声：“你在这儿干什么！”

遭到了勤杂工的盘问。我想镇住对方，回视他一眼，对方完全没认出我，态度蛮横。我张皇失措，点头哈腰地答道：“我找卡尔玛先生……”以这种方式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实在太难为情了。勤杂工不屑地抬起下巴，说：“有事的话，那位口述打字的，就是卡尔玛先生。”

似乎另一个我听见了他的话。他猛地回头，锐利的目光射来，与我的视线相遇。在这一瞬间，我识破了另一个我的真身——它是我的名片。

如此想来，眼中的它就是一张名片，不管怎么看都不会看错。它确实就是名片，不觉得是名片以外的东西。

我急忙试着左右眼交替闭上，要查明这双重影像的理由。在右眼，是我自己的照片，清晰如照镜子；但左眼中，无疑只是一枚纸片而已。

N 火灾保险·资料科

S·卡尔玛

我清楚记得印那张名片时的情况。我豁出去用一百二十日元买了最好的瓦特曼纸，在工会印刷部印制的。我要 Y 子去取

回来，请她喝了七十日元的维也纳咖啡作为答谢。

这样想的时候，名片把文件递给那个 Y 子，耳语几句，坚决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说来它就是张名片，所以用左眼看的话，就像是滑落到地板上。

“有话说的话，到外面去。”

名片说着，唰地从我面前过去。我偷瞥一眼 Y 子，她专注于打字，看样子没注意到我。来自同僚们的两三道并不和善的目光停在我的上方，但那是偶然、没有含义的，并不是看我的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他们竟然没有识破名片的真身，而认不出我也很奇怪。

名片在走廊尽头的库房前回过头，很粗暴地说：

“你跑这里来究竟要干什么？这里一开始就是我的领地。不是你这种人管闲事的地方。如果被私下对你有兴趣的俗物看见了，我们的关系就穿帮了吧？那可就不收拾了啊。你说，你究竟有什么事情吧！你赶紧给我走吧。说老实话，跟你这样的人有关系，我实在太难为情了。”

我感觉自己该说的话沉入空荡荡的胸腔深处，怎么也出不来。我们面面相觑，沉默了数秒钟。其间，因为我混乱的思考与感情无关联地自作主张，甚至像哥萨克舞蹈一样欢快地跳跃，但有点表达不了。最后，当我想“但是，右眼和左眼看起来居然不同，真太滑稽了。肯定是马克思的影响”时，名片突然发火：“混账！”我不禁伸出手去抓他。在我头脑里面，撕毁的名片业已形

成。我甚至有闲情开玩笑，在下面画一条下划线，写上“花费一百二十日元”。

然而，名片意外坚韧，突然变成纯粹的名片——哪只眼睛看起来都一样。名片哧溜一下从指缝之间滑落。我摊开双手，小心翼翼将其逼至墙边。而对方一边恶意地笑，一边嗖地溜过门缝。库房总锁着，钥匙在勤杂工手上。我明知如此，懊恼之下仍猛拉门把，弄出哗哗声响，结果又被闻声而来的勤杂工抓住了。

“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他急忙上前推开我，问道。我好不容易答道：“卡尔玛先生……”“开啥玩笑！这是库房。”对方流露出明显敌意，我无言以对。心情再次由愤怒转为羞耻，进而转为耻辱。我默默地摆一摆抬到面前的手，逃跑似的离开了事务所。我不禁把手放在胸口：空虚感越发加深了。

尽管如此，我内心仍抱有希望。名片撤离事务所，肯定得回家。即便是名片，仍是“另一种我”，所以回家的话，肯定是这个房间吧？“它要是回来了，得对它说点什么。必须对它提出严重抗议。决不能模糊过去、丑上加丑。本事件的确属于要彻底追究的种类。”因为最后的台词极具权威，很合我意。如果当时没有拍一下胸口，让我吓一跳，我一定热衷于幻想种种、设计种种说法，最后在斗争的狂热中忘乎所以。（不好意思，我性格里面似乎还有这样的东西。）

然而，我来劲地拍了一下胸口，那异样的声响却让我猛然醒

悟。敲空桶似的空洞响声，实在不像发自内心的胸部。那是一种冷漠、干巴巴的声音，仿佛只要耳朵听一下，嘴唇即片片开裂。

我敞开衬衫前襟，学着医生的架势，试给自己诊断一下。咚咚的声音傻傻地响着。我突然寂寞起来，在床上耷拉着脑袋，双手按着胸口。并不只是空虚感，是我胸口真的空了。我对什么都没有了自信，对名片必定归来的信心，也开始动摇。不仅如此，心中不安的话，即使名片回归，反而是我要被逐出这房间，也并非不可想象吧？要比拼的话，一两张瓦特曼纸是不在话下，但因为我失去了名字，所以万事皆不利于我。至少，法律是站在名片一边的吧。因为这不是失窃，是名字自己出逃了……

马路对过的肉店开始做油炸土豆饼。差不多十二点了。但我毫无食欲。心情寂寥，想去看医生。假如胸腔空了，可能医生会帮我弄清原因。如果知道了原因，名字溜掉的理由也许就知道了。脑子里浮现出动物园角落的那间黄色屋顶的医院。去动物园的话，搭蓝色巴士就一站，即便走路，也就十分钟。

终于，在法国梧桐的树影之间，看到了医院的尖屋顶。

那些林荫树下，一个年约五旬的画家面对空白的画布，定定坐着。他脚旁蹲着一个流浪儿，正在抓虱子。

医院寂静无声。挂号处的小窗口露出一双噘着的嘴唇，说道：“什么名字？”

好像还说了别的什么话，但那问题堵在我胸口，我没听清。

“要名字干什么用？”我只是吃惊，并不生气，可那嘴唇撅得更高了：“开病历本要的。”“你说病历？”“对，病历。”我感觉这词儿听过。

“非要不可吧？”“对，当然。”

果然非说名字不可了。说实在的，一开始我就打算说名字的，然而，我察觉时，已经忘记了。我本想，说说话，中间或许会想起来。于是勉强找话说试试，却只明白了果真还是不行。但是，我想过了，即使病历很重要，总不是具有法律意义的东西。所以，简单说，名字不过是必需的分类记号。因此，就是假的名字，应该也无碍吧。于是，我信口说了一个名字：“卡尔特^①……”

“嗯？”嘴唇又撅得高了一点。“糟了！”我想，慌忙改口说，“不，是阿尔特。”但是，我觉得这名字也怪，所以又改口。这回虽然意识到音调完全不同，但还是说出了相似的名字：“不，不是阿尔特，是阿尔玛。”嘴唇撅到最大限度了。看起来像用药水泡胀的鸭嘴巴。确定无疑是表示不满的意思。我心里头也并不十分满意这名字，所以，我决定最后一次改口：“嘿嘿，又弄错了。不是阿尔玛啦，叫阿克玛^②才对。”

“阿克玛……？没错吧？呵呵……”嘴唇只留下诵读写下的字似

① 发音为 KARUTE，与“病历”同音。

② 发音 AKUMA，与“恶魔”同音。

的笑，缩了回去（是只有嘴唇，还是整张脸，我不甚清楚）。之后，出现了大眼球。我脑海里分明浮现出在水族馆被金鱼瞪视的情景。但仔细看，那毕竟是人的眼球。我很明白，一个人名叫“阿克玛”，的确是搞笑。也想过再次订正的，但觉得弄多少遍都是一个样，而且那么干，反而会暴露我没有名字。相较之下，被人取笑名字倒没什么，所以，我说声“是的”，不再多话。

大眼珠缩回去，一声“请拿着这个”，递过一张写着“No. 15”的卡片。

在灰暗的候诊室，我在弹簧断了的沙发坐下，等了一会儿。

沙发前有张桌子。桌面上有烟灰缸和西班牙的插图杂志。我点上一支烟，在膝盖上摊开杂志。因为我不懂西班牙语，便浏览画作和照片，只挑说明里的固有名词看。有暴民被警察包围的照片。有女人伏在被射杀的男人身上痛哭的照片。萨尔瓦多·达利的骸骨，和跳着天鹅之死的芭蕾女演员形象并列。斗牛照片和科涅克白兰地的广告并置。紧身胸衣的图解和雷蒙·拉迪盖的肖像放在一起。跳过只有文字的页。然后，翻到了第二十三页。

这下子，我的眼睛像被那一页吸住似的动不了了。满满一页旷野风景，从沙丘之间无边无际延伸到地平线为止。沙丘上的瘦弱灌木、天空中的厚厚云层，像箱子般堆叠。没有人的影子。不用说家畜，甚至看不见乌鸦的身影。覆盖旷野的草，像金属丝一样又瘦又短、稀稀拉拉，几乎可透过草看见地面。在草的根部，沙子随风流动，形成皱褶。

我不禁重重叹一口气，发现自己完全陶醉于这幅风景。我没去过西班牙，不可能见过这个景色，可实在似曾相识。那画面简直就像在记忆底部开了个窗口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真站在了那片荒芜草原上。巨大的云团，正以可怕的速度向这边崩塌下来。哗哗流动的沙子眼看要埋掉鞋子。左手边的中景有沙丘，沙丘下升腾起带状沙尘。竟是饥饿的野鼠群开始转移。我蹲下来，证实一下脚边的沙子。沙子从指间簌簌滑落，什么感触也没有留下。茫然张开的手指上，落下了一滴水珠，濡湿了。是我的泪水。

我慌忙揉揉眼睛，却发现我还坐在候诊室的沙发上。再叹一口气，然后又把目光移到画上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旷野风景消失了，形迹皆无。只剩光洁的铜版纸亮晃晃而已。是我做梦吗？

不，不会的。不可能设计成只印上了“23”和该页标题，整页空白吧？肯定又是什么事情降临我身上了。我紧张起来，定定盯着空白页，努力用全身心去感知是什么事情。

这时，候诊室正面的门无声地打开了，在灿烂的光线之中，出现了医生的身影。因为逆光，他的身影看上去漆黑。我慌忙搁下杂志，心想被人看见可不得了。医生漆黑的脸上金牙闪烁。“十五号先生，请过来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不禁微笑了。从早上醒来到现在这段时间，我第一次感到幸福。现实中，像“十五号先生”这种喊法，用来喊人最是安全了吧？人们若能都抛弃名字，以办事的号码相称呼，